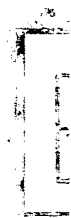


南風叢書

尋 夢 者

黃 肅 秋

北京藝術生活出版社



書叢風南

者夢尋

秋肅黃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生活與藝術

號四十四庫平廣後內附頁四百九

黃

輯識溥謝 書叢風南

献

——向永遠的希望投出我的献辭

人間因爲你的存在而美麗了，生活因爲你的存在而有意義了，掙扎因爲你的存在而獲得勇氣，寫作因爲你的存在而得到力量。我奉獻了這顆心，我呈遞上這個身，我陪伴你在人間，我追隨你到天上；我永爲你活着，爲你的臣僕，爲你最忠實的影子。我也永遠爲你努力着，完成了你賦與我期待，而我寫作着「人間生活總彙」。乞求你：永生的希望！用你的招誘幫助我到那成功的最後。

——轉錄自作者人間生活總彙之一「顛慄的靈魂」卷首。

848
166

目次

尋夢者題詞	一
第一輯 燼餘集(附短序)	一
尋夢者	一
雲夢帖	四
夢之邊緣	八
招魂	十一
幽情結	十三
紫	十八
春草行	二十
歸國謠	二三
絮語	二五
陌上	二八
古瑤瑟	三十
五月的夜街	三二
柔夢帖	三五
山園之旅	三九
凝睇	四一
桃花源	四四
冥想	四六



3 0526 7026 6

第二輯 泛生草（附短序）

寂寞	五一
懷遠遊	五三
懷杼	五七
夢	五九
滅絕	六一
孤獨	六三
棋	五六
春	六七
訪問	七〇

第三輯 思維擷（附短序）

舊夢	八一
故事以外	八三
山園	八五
惜分飛	八七
失去的星	八八
窗前	八九
十一月二十	九〇
萍	九

尋夢者題辭

流年在迴溯中，該有多少黯然的神往！

我常想用彩筆臨摹下生活的色相，但在紙上的畫面，却挹注着滿把的空虛。爲此，人是在有限的年月，要求着無限的存在。好像一個暗夜的流螢，常在一點微弱的光下，開始了無涯際旅程的探索。然而當天明還很遠，暗夜正未已的時候，悲哀和疲憊，都有着相等的重量。而人生的前面，遂爲茫然的空虛所侵據了！

於此，我羨慕那些活在夢裡的人，更大的，是緬懷那個夢中的境界。

想像着爲血所塗染的花是新鮮的，爲壓榨所擠出的呼聲是勇壯的，爲愛情所擯棄的人是摯誠的，爲琴弦所彈不出來的歌聲是真實的。

而我是多麼憧憬着這個夢境！

1.

曾經有許多許多年代了。那時我的感受還沒爲硝煙所窒息，我的喉嚨還沒爲魔手所邊陲，我的青春還沒爲時間所掠去。……我彷彿記得，記得我是有過一個好夢境的。

如今，年歲是增長了，這是顯然的事，環境是愈險惡了，這也是顯然的事。靈魂是愈枯燥了，這更是顯然的事情。但我的塵夢却未遙遠，彷彿是在前面，如同一顆星，如同一盞燈，永遠向我伸出招誘的手。

我不能辜負一個希望，爲此要活下去。

我不能放棄一個夢境，爲此要尋找它。

記得在「冥想」上我寫過：「文藝是用娼婦的眼，在誘惑着許多做夢的人。」是的，在現實生活之不滿足時，爲甚麼不做夢呢？在現實生活之不得自由時，爲甚麼不找尋一個夢呢？因此，我寫了「尋夢者」，我將這個夢獻給所有讀我書的人。

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作者。

作者致意：

感謝 笑星溥謙兩兄使這集子能早日與讀者相見謹此銘誌

第一輯 燼餘集

序

寄息人間，飄零南北。世路踟躕，感遇獨多。發爲篇章，用控不平者，問世且兩集矣。曰「愛與血之歌」，曰「流亡者之歌」。兵燹之後，殆不復存。茲編所收，多係焚燼之餘。雖亦極一時之感興，然文字旨歸，都無可取。藏之篋底，且數年矣。會值友好索閱詩稿，手邊無新著，舊集亦不存。乃檢點殘章，抄以付刊，命篇曰「燼餘集」，聊以寄身世之感喟也。是爲序。

三十一年春暮於絕世樓。

尋 夢 者

斷梗殘枝間：

有繫留的蛛絲；

燈暗的晚風前，

遂作山園之零涕。

在叢莽荆榛中

丟失了年月。

只有多色的虹，

會縮住無家的骸骨。

1.



死巷的柝鼓已咚咚，

教人立盡了梧桐影。(註)

可能御着扶搖風，

太息零落的神京。

在屋角的蛛網中，

在禾黍之西風裏：

有泣寒的秋蛩，

有銅駝的凝涕。

找尋那壯麗的歌，

十月的易水風蕭蕭。

哀筑之音波，
嘶着多少興亡地寂寥。

聽四野長歌的夜梟，
乃覺人世之全非。

可憐風雨的秋宵，
湮沉了首陽的蕨薇。

滯留在蝙蝠之翅上，
縈迴在曉寺的鐘聲裏。
串串地鈴聲駝着夢，
旅人的家在白山黑水間。

雲 夢 帖

讓淚珠串成記憶，

讓白雲幻作樂園；

在雲水之鄉中，

攬一個雲水之夢。

挹翠在九月之風前，

不嫌零落的露嗎？

看到冷楓的微笑，

會想起那鮮艷的嘴唇。

說是我有着成年人的悲哀，
而你却懷着一顆衰老的心。

對着青燈和落葉，

爲甚麼一個人在流淚呢？

多少江南的二月，

沒有鶯啼和燕忙。

翹首向梁間，

讓記憶封存了故巢。

5.

告訴過縮夢的鴻，
要作山園的歸旅；

五月的夜街上，

芳草鋪成蘊淚的路。

留一串記憶在夢裏，

留一串故事在燈前。

向人間剛駐上足，

又向人間舉出分歧的手。

香花十里的荷風，

埋葬一個天才的塑像。

只有一滴帶血的淚，

只有一顆殉葬的心。

日子流在無聲中，

時間嘶在嗚咽裏。

有多少風雨其其夜，

有多少千山萬水程。

讓淚珠串成記憶，

讓白雲幻作樂園。

在雲水之鄉中，

擷一個雲水之夢。

夢之邊緣

夢在屋角的蛛絲上；

夢在梁間的泥巢裏；

夢在破舊的門限上；

夢在褪色的紗窗前。

逝在流去的水波上；

飛在蝙蝠的翅梢上；

搖在簷前的鐵馬裏；

訴在哽咽的西風中。

低徊着七月的哀歌；
嘶息着九秋의 深喟。
流連於松鼠的尾梢；
躑躅於珊瑚的林蔚。

撫過你倚遍的闌干；
嗅着你行過的脚步。
聽過你婉轉的歌聲；
息在你髮上的星間。

找一個丟失的記憶，
看着你夢去的來歸。

10.

捉緊了生活的全部，
遂儼然於今是昨非。

招魂

——悼辭

每個每個夜，

每聲每聲柝，

牽引你在夢中過。

是繫留在草根裏？

或依附着蔦蘿，

或是躑躅在山之阿？

招引一隻歌：

一聲輕輕地喘息；

或是溼溼的湘波。

是棲止於曼陀羅？

或杜宇的喉間，

或是庭槐的南柯？

每個每個夜，

每聲每聲橋，

牽引你在夢中過。

幽情結

自從你向人間擺手：

遂有不幸之流，

注入了我的心頭。

這是怎樣悲傷的年月啊！

日子耽着憂愁。

悄悄地在我身邊走。

13.

不敢想那些陳舊：

我們在北海泛舟，

微笑着指點牽牛。

這是怎樣悠長的記憶啊！

在每個黃昏的樓頭，

浮動着我們的綢繆。

曾經追着海鷗

向遠洋上飄浮！

共同的說着抱負。

這是怎樣浩漭的長征啊！

讓生命之怒吼，

交託給中流。

爲了神聖的自由，

你會用解放的手

撕碎家庭的羈留。

這是怎樣英勇的行爲啊！

人生用招誘

向你展開永遠的追求。

難忘那青衫翠袖：

臉上抹着羞，

長眉如月一鉤。

這是怎樣情緒的波動啊！

我們携手向溫柔

說天長地久。

記得燕園載酒，

你向每一聲琴篋

彈出了離愁。

這是怎樣黯然的遠行啊！

我們唱了陽關奏，

又折起青門柳。

總說好夢不會長久，

遂在遠僻的荒陬

和災難疾病廝守。

這是怎樣終古的哀沉啊！

你告別了恩仇，

又帶走人間的萬有。

17.

遂有不幸之流，

注入了我的心頭。

自從你向人間擺手，

這是怎樣悲傷的年月啊！

日子駝着憂愁

悄悄地在我身邊走。

紫

蘊淚的手帕上，
抹一堆陳舊的故事。

起落在心頭，
起落在太息裡。

湖邊之風，九月之夢；
燈影月明裡，四顆星。

關閉在芳草池塘中，
有多少生命之呼喚。

當光明閃在你心頭時，
流螢遂成爲織手的俘虜。

格格地笑，流在十月的夜街裡；
神聖的，柔夢的製造者。
年月在水中，年月在夢中；
憂鬱地歌起來，憂鬱地歌落下去。

蘊淚的手帕上，
抹一堆紫色的故事。

春
草
行

抽芽在土中，

向長天昂首：

燕羽乃翦深

江南的春色。

原上有遊侶了！

萬千的芒屨：

遂踏醒你

欣欣向榮的夢。

21.

而在牧歸之笛上，
季候風旋着。
你的手和足：
自春徂夏了。

歸國謠

泊絮淮上，翩然有鄉園之感。夜燈影裡，凝想成夢。
然江山依舊，萬事皆非。悵然賦此，乃取古調以冠篇。

夢結着垂垂的絲：

繞過屋角的蛛網，

爬上梁間的泥巢；

於是社後歸來的燕子，

太息着塵封的門戶。

而在天之一涯呢？

海水吼叫着疲憊。

它駛了風雨的歸舟，

邁向滄溟的煙色，

旅人遂作鄉園之零涕。

是過去或現在的五月：

夜街盡處的屋椽上，

堤畔碧綠的柳梢頭；

蝙蝠開始了夜巡，

你不驚訝天空的遊侶嗎？

23.

一隻快燃燼了的小蠟燭，

向寶鼎的香煙吐着紅舌，

輕輕地縮着我的夢；

在溫香的草枕上，

駕起九萬里的征帆。

我忘記舉世的清濁或醉醒。

舌封在乳白色之顫慄中，

嗚鼻啼泣着生命之難堪。

長夜漫漫何時旦？（註）

傷心着社後歸來的燕子啊！

（註）：用古詩句。

絮語

有贈

長天垂下嚴肅的臉，
宇宙寂寞得無聲息。
慣經風雨的季候鳥，
在青天裡劃出異彩，
它飛向迢迢地遠方。

25.
自由的生命謳歌者，
迴溯着社後的日子，

想着呢喃在故巢上：

說一點遠方的消息；

告訴你生命之踪跡。

曾越過巍峨的高山；

聽那裏幽邃的狂嘯；

浮在着絮絮地梵音。

莫羨慕涓涓的澗水；

它流去難返的光陰。

而在冷落的屋角上，

蛛網添上晴午的絲。

許多作繭者自縛了！

你應該高舉和長笑，
挽緊現實中的狂瀾。

痛哭古人者作古了！
視今視昔都一樣幻。
修柳青拂每一年綠，
燕子是經年的旅客，
向你說人世的風波。

本來要付丙的這詩稿，感謝惠風兄給我以鼓勵，
因此破工夫改成它。這裏，敬以此詩獻給他。

陌上

沾水東歸，越陌度阡。孤鴻在天，樵豎在野。
遍顧四極，荒涼滿目。悼淚無從，遂賦此詩。

陌上有脫枝的敗葉，

樵子乃展開了巨耙。

地老天荒的拓墾者，

不驚心草上的淚珠嗎？

零落了一行行

哭向歸去的旅程。

織錦的字都成夢了，

夜迢迢地萬水與千山。

找尋一隻歌，找尋一個

永遠不會回來的夢幻。

生活讓仇恨支起舵，

河山遂老舊在嗚咽中了。

古
瑶
瑟

——爲一個善歌的孩子題手冊

五十隻折斷的絃上，
褪色了古昔的風情。
年青的流浪遠方人，
揮淚彈無聲的曲譜。

那個蒼白色的商調，
顫抖着溶血的音符；

遂在剝蝕的黝黑裏，
訴着或一代的風雨。

生長的新社會主人，
將唱起時代的戰曲；
這個啞了的古瑤瑟，
會嘯出第二次洪水。

五月的夜街

踏歌歸去的遠行客，
將嗅到多夢的甘甜。
五月的夜街望似水，
醇酒浸着無夢的人。
輕敲華爾茲的步子，
游泳在舞池浪花中；
嚦嚦的呼喚蕩着心，
手作了沉醉的鞭策。

噬嚙的呼喚蕩着心，
手作了沉醉的鞭策。

哼着流行的小夜曲，
好像蠢動着的蜥蜴；
在夜總會與市場中，
出入醉生夢死的人。

五月的風光落落地。
雛鷄競逐在街燈下，
開始賣如土的粉色，
都市乃嘶入太息中。

粗野與罪惡作線條：
輕靠着五月的風華；
踏歌歸去的遠行客，
乃嗅到多夢的甘甜。

二十七年 在天津錄所見之一面。

柔 夢 帖

告別了這個故事，如同告別了這個夢。重新理起舊日的卷頁，乃有淒惘的迴溯。時間雖然會鞭死人，然而這情緒是常新的。姑且訣別這個夢吧，如同一陣風，一個流星，它是永遠也不會回來的。

四二年春暮重抄記。

昨宵有天外的歸鴻，

於是，我的夢被牽遠了。

人說明湖靈泉是聖地，

我却悵惘着二月的江南。

二月的江南是多雨的，

窗外織起一簾詩。

你許忘却白髮相期的遠人吧？

我却懷念着夢裏的康莊。

拾起柔情在枕上，

引伸記憶在夢裏。

人在畫圖江山甲，

雨在江山圖畫裏。

哼着款款地小夜曲，

溜過二月的夜街。

天上的星光是熟識的，
我却在陌生的遠方。

你會聽見過嚶嚶的歌嗎？

起綻的柳線中穿梭看，

黃鶯在自由的飛舞；

我又瞻望遠處的白雲了。

踏上冷僻的山徑和水濱，

有着闌墻夜步的風味。

但我却伶仃的一個人，

白雲不是在頭上笑我嗎？

你會幾度的輕蹣着步，

我夢裏遂閃進了春天。

對着每株春蘭和秋菊，

都興起難以載重的深喟。

而你是一隻鴛，一陣風，

一首永遠寫不盡的詩篇。

在輕輕地夢裏我尋找你，

在深深地長夜裏我想念你。

山園之旅

陌生喧嘩，窗外嘶風。春夢關情，山園入念。

屋圯牆頹，樹枯人亡。浩歌代哭，遂賦此詩。

籬落間沒有了山桃花，

庭廡前朽毀了荼蘼架；

蛛絲封存的老屋中，

只有明月爲我看家。

39.

不見了祖母手植的丁香，

坍塌了積年存穀的倉房。

黃昏的院前飛蝙蝠，
舊巷裏住滿了鼠兔豺狼。

今宵的江上有笛聲，

憂悵的調子裏散落愁情。

我曾飛上寂寞的華表，

看銅駝在荊棘裏吞聲。

搖落了一樹樹的秋華，

禾黍的風裏咽着哀歌。

舊日的兒童都長大了，

久別的山園歸去已無家。

凝 睇

(七言詩試作)

——爲或人題面影

忍向淒哽的風前，

追尋難再的盟誓。

乃有不盡的春江，

蘊做隔絕的零涕。

喚回永夜的悲歌，

慣聽隔院的晨鷄；

殘花無聲地落了，

如同每一個太息。

望遍千山萬水間，
熟悉了陌上馬嘶。
今宵該有個好夢，
爲生命染上虹霓。

看着遠水的歸帆，
歇了希望來又去；
爲誰小立樓頭呢，
可是找一個夢幻？

不敢向人說相思，
注念埋入了深閨。

而你分明在風前，
牽引着我的思維。

襟袖上蘊着淚痕，
長髮播散着淒迷；
曾經流盼的影子，
旋入了每個凝睇。

乃有不盡的春江，
蘊做隔絕的零涕；
忍向淒哽的風前，
追尋難再的盟誓。

桃 花 源

會想到武陵的春色，

向一些陳年的未死人，

數說着興亡的大事。

我曾夢見過那些影子：

甚麼黃髮垂髫的老少，

都沒理會過風波的人世。

桃花水流走了無言的隱痛；

新的歲月裏有悠閒，

任它綠水青山作主人。

不管人生的代謝，

歷史讓安靜撕碎，

人說這是無憂的國度。

四二年春述感。

冥思

爲揚波題手冊

(一)

追求朝日的人，
得向暗夜放開脚步。

(二)

冥思向喧囂驕傲，
生的印記是寫在潛默之中的。

(三)

刻在愚人眼裡的是非，
真理是被欺騙勒死了。

(四)

懶惰殺死了天才，
自負遂唱起來輓歌。

(五)

紙上的詩，
僅是自然的眼色的記錄。

(六)

聖潔的蛆，
是想從污濁鑽入天國。

(七)

文藝是用娼婦的眼，
誘惑許多做夢的人。

三十年冬暮。

第
二
輯
泛
生
草

潛默該是悲哀的源泉，靜悄遂濾過人海的升沉。咽在喉間的歌是真實的，真實在自己明白那艱苦的心音。我常想跳出污濁的人海，然而一直的浮泛在生之激流中。這其間，不合世俗的眼，總看不慣隱在假謙虛，僞慈善底下人類的惡性。因此，感喟也隨之增多起來。於是，我寫起了泛生草。這裏面，雖是抒述一己之哀沉，却控訴着人世的不平。感謝幾個關心的孩子，常從書簡中投贈給我以力量，這使垂暮的心境上，激起求生的浪花。於是，我以這不甘埋伏在砂石下的泛生草，獻給一些不甘於屈服在惡環境下的孩子們。

寂寞

中夜有人在吹笛子。

如同隔江的哀怨，這調子飄落在每一個人家。

於是，我支起了竹杖，以疲倦的步子，走上二月的夜街。

人聲從遙遠的市中傳過來。在如水的長街上，蠢動着無數尋求快樂的人。

我的步履有點歪斜，好像行在不平的世路裏。眼邊的街燈，暈着淡淡地光圈，投射在靜的街道上。有一聲兩聲寂寞宵人的嘶叫，憂鬱的調子，沉重的迴蕩在曲弄間。

隨着脚步，二月的夜街，在我面前炫耀着城市之光。

汽車駛過去，三輪車駛過去，洋車駛過去，行人穿梭着……

溫柔的夢，起始浮動在家家小兒女的枕邊。

衆。小丑角的譁辭，在摸縱着尋求快樂人的感情。

空氣裏流動着粉的香，肉的香，酒的香，唇的香。

人們在笑着，在唱着，在醉着，在夢着……

星光冷冷的向人間投出凝視。我感到脊背上像馱着一塊冰，內心空洞得像真空管。有一線寂寞，牢牢地拴着我的心。

我的頭有點重，不知道是活在甚麼世界上。

我的腦子麻木着，像是剛上了蒙藥。

昏昏地邁着步子，茫茫地向前走着。

我辨不清路徑，看不見方向，找不到活着的價值。

朦朧中聽到一聲笛子：在天邊，在雲間，在原上，在夢裏。

如同隔江的哀怨，這調子飄落在每一個人家。

懷 遠 遊

背着一身的毀謗，離開那罪惡的環境。

你悄悄地來了，沒給人留下一份紀念；你默默地走了，也沒給人留下甚麼關切。

我曾聽見一些冷冷的聲音，她們說你走了；我也曾看見一對澀澀的眼睛，她流出來感人的淚滴。然而，這些有甚麼用呢？你畢竟走了。

記得我和你說過：

「長成了翅膀，不要忘了飛啊！」

是的，你現在已經高飛了。

53.

在天涯，在海角；在那有星月的地方，在那有太陽的地方；在那有光明的地方，在那有自由的地方。

你飛了：這樣高，這樣遠。

你去了：如此久，如此長！

屈指指頭來，整整一年了！

是光陰的匆匆，或是里路的阻隔？聽不見你聲音，看不見你影子。爲了環境，爲了地位，連想念的字都不能說。萍！當「猶豫」做爲生命的探路石時，我那鼓勵的字，或者激動了你的心吧？不，你的心是清澄的，它如一泓秋水，朗照着人間萬有。因此，你勇敢地決定了你的方向，你堅強地投向了遠方，你奮勇地跨上了時代的前衛。

你走了：數時間，計日子，這短短的一年，長長地一年。

記得今年開學之初，鏡子拿來她的紀念冊。是在最末的一頁上，展開了你的臥影。那字跡，那面孔，那潛伏胸中的思想，那和婉的處人方法，那奮鬥進取的精神，沒有一點不爲師友所贊佩，羨仰；當作一顆星，或是全校的模範來看你。然而你走了！這匆匆的一年，楚楚

地一年。

斯混在青年之群中，有七個年頭了。當批閱你的作文時，我是感到怎樣的高興！

「一個天才的發現！」

我將這消息告訴了一些成名的師友，我將導誘的責任，放在鼓勵的鞭策下。因此，你成爲「先生的好學生」了。

於是，約我打球，求我編歌，找我寫劇本，出辯論的題目……你成爲許多人的代表。而××校的國文成績中，你是第一個得一百分的。真的，你够得上超人頭地，出類拔萃，但是，你終於走了！

這無聲的一年，寂寞的一年！

35.

看見鏡子時，總想到你。我尊重你們的友誼，我看見你在深厚的友情中所給與她的鼓勵。這一年中，她的讀書做人，都有着長足的進步，但你却堅毅地投向了遠方。我真惋惜，却

極高興，你找到了正確的生活方向，你投入了復興新生的陣壘中。一年了，離開我們的懷念整一年了。在你出走的週年日，許多故友都申起關懷的問訊，可惜鏡子在家中，不然，她又該哭紅了眼圈。唉！歲月匆匆，這像流水似的一年，這繫人遠懷的一年。

現在，沾上已入深秋。空前的水災後，天津充滿了哀黎的悲號。而我又遭遇了許多生活上的魔難，一些不着邊際的塵事，在人們的誤解下，向我投出了難堪。因此，我也將背着一身的毀謗，告別了這個環境。

相信清白是有着落的，你的罪名已經洗清了。

而我，在此刻：夜燈下，明鏡前，珍重的祝福你的健康。

二十七年九月于天津。

懷 抒

彷彿在夢中，彷彿在記憶裡。

永遠閃耀着那神奇的大眼睛。

翠潔的心，如同一泓秋水。沒有一個人的腦子裡，不刻下你的影子。而我，和你有着多少高貴的同在啊！

鑲在鏡子裡，是你潔白的人格。

鑲在鏡子裡，是你優美的姿容。

如同一個鳥的高歌，你說着南方人的北方話。然而不撓的真理，是將你的美麗，鑄入我們的信念中。（註）

57.

我記得你愛笑，這使卑污的世人低頭了。

我記得你愛唱，（雖然總是「豆來咪」）却高亢着凌雲的志向。

但你不幸的。家庭賣了你，而你也撕碎了那桎梏。

走了！如同一隻鳥。你抖抖剛長成的毛羽，高高地飛去。

如今將三年了！你給我們留下懷抒，留下榜樣。這高遠的飛，你到底走向那一方了？

沒有信的日子，沒有快樂的日子，沒有活力的日子。

你不就心我們難以打發這一堆愁苦的時間嗎？

走了！如同一陣風。你將濃雲鋪在我們的頭上，你將光明帶入另一塊天地中。

永遠懷抒着那神奇的大眼睛。

彷彿在夢中，彷彿在記憶裡。

（註：取英詩人密爾頓詩意）

三十年冬于唐山。

夢

告別暗夜的枕上，我總愛回味一下昨晚上的夢。

然而夢是沒邊緣的。它像一朵霧裡的花，朦朧中，胎動着永遠的微笑。

有時是離奇，但多數是真實的。

當一個影子投上了暗窗前，夢會是力量的源泉。

我能記起來一個輪廓，在夕照的街沿上，鋪着你的脚步。你來了，如同一縷幽香，用細碎的笑語，將芳馥暈在我的枕邊。

我會聽出怦跳着心的次數，我會看見一枝冷艷的紫丁香，開在你平靜的臉上。

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一個到地老天荒也不完結的故事。曾經應許我，應許我永遠也不將你的心交給別人。並且，你會低低地向我說過一個夢，說過叫我等候你三年。

我不會忘記這些話，有青燈爲證人。

我更不會忘掉那每天的八點鐘，你說用這可貴的時間，拴上我們兩地的相思。

如今，歲月真如夢寐。人生竟是一個悠長的無期徒刑的延續。在「虛榮市」的故事裡，

你又做了主角。想到那高貴的「涅槃」時，你不感到一點羞嗎？（註）

然而你啊！在崇高的懷念中，仍是無休止的來去着。我雖然知道這是一個夢，但當光明消逝的時候，我總願活在夢寐裡。

（註：前者爲薩克萊所著，後者爲「被侮辱與損害的」主角。）

三十一年春于唐山。

滅絕

我會記起來一個故事。

是在遙遠的過去：有個剛入社會的孩子，在走向他事業的旅途中，開始迷了路。雖然包圍在周遭的，是無邊的黑暗，但這並沒有減少那孩子進取的勇氣。他從黃昏到黃昏，從黑暗到黑暗，當意識到是步向人生的山路時，上升的力量，使他興奮起來。摸索中，他看到兩盞燈，晶明的湛綠色，湧現出無邊的希望，於是，他走上去。

加速了步子，運足了力量，當他看到光明時，他將身子交給一個毒蛇的口裡。

這故事並沒有完。扮演這故事的是我們的記憶，是我們記憶中許多爲了尋求光明，而將自己送到蛇口裡的人。但是，光明並沒有死，希望也沒有死，只是尋求光明的人少了。

如今，歲月披着一件荒涼的外衣，從每個每個暗夜裏走過去。

星星曾經看見過那些白骨，一具具的堆在山澗中。風裏有些血腥味，新的死屍又從山脚堆上去，堆上去。……

時間流過去，波浪湧起來。

吃人的毒蛇浸在血裏，沉沉地睡下去，牠於是遇到了死。

從此，人們不再看到光明了！

許多許多夜，人們從黑暗中，走向黑暗裏。詛咒着，謾罵着，踐踏着。

人們看不見自己以外的世界，看不見自己以外的人。

這是一個恐怖的时代，人們在無聲吃着人。

星星不耐這血腥的薰注，它向曉色中逃走了。

接着，一線曙光從遼遠的天角升起來。在灼熱的太陽下，溶着個人類滅絕的故事。

三十一年二月末于唐山。

孤獨

天揭開雨的簾子。

我起始看那多色的雲，它悠閒的舒卷着，用灰色將宇宙織成一幅絕望的圖案。烏鴉遂哀號着走向歸程，都市乃轉入肺病第三期。

燈在高的樓上睜開眼，以無主的哀憐，俯瞰着街角上離落的光。黃昏遂輕輕地灌進了旅人的心，夜影淡淡地描出來行屍走肉，蝙蝠翩翩地跳起來錯綜舞曲。

是六月的都市之夜。

63.
在夜的天空中，冷冷地懸着六顆星。它們以各種光顯示生命的力量，隨着它們逐漸的增多了，十個，十三個，在寧靜的碧霄中，睜開冷舊的眼。它們開始走向人間，走向社會，走向寂寞的旅途；它們開始看見孤獨的旅人，它們開始看見人間的災難。

於是，絕望充滿了每一個星的心，它們終於又回到天上，別開了多角多稜的人間，別開了它們所不解的旅人。

雲遂做了它們的面幕。

世界幻成各樣的色，庸俗在每個角落往上爬。傾軋，玩弄，排擠，嘲笑，各式各樣的，鬼鬼祟祟的臉。起伏在街頭，蠢動在夜裏。

旅人的足踵，鑲上長長短短的釘。那些鐵的骨，荊棘的刺，蒺藜的尖，都循着血液刺向心，開始了鋒芒的效能。於是，寫在高山上的希望，都在陷阱前仆倒了。

遂有無量的血和淚，旋在了旅人的眼前。這交織的辛酸之流，是以無可把握的人世悲哀，清楚地織成了兩個孤獨的字。

天又放下了雨的簾子。

棋

兒時愛聽硬木棋子的乒乒聲，覺得困頓的精神，被它鼓舞起來。因此在大人下棋的時候，總睜開好奇的大眼，呆呆地注視着。聽着「出車」，「僵軍」一些不了解的名詞，有時候守到一兩點鐘，面上也沒有絲毫的倦容。

這愛好，直到十三四歲時，開始懂得了走棋的步驟和方式。常聚集了一些同類的棋手，將飯食都耽擱下來，局促在一塊小天地中，興趣的在賭着無味的勝負。

到中學後，興趣好像隨着年月減少下去，代替它的，是無可把握的人世悲哀。因此，一直將它扔在背後，甚至有時要憎惡起來。

我常想，古人將走棋當作韻事，甚至當做日常的正規生活一般的，逐日沉湎於其。我中不理解那韻味，我總覺得在這上面擲去時間太可惜。

也許因了好勝的心吧？勝負之於我，常看做很重要的事情。這結果，所謂怡情陶性的美德，一向也沒體驗出來。反到隨着年月的增長，這逸品，在我生活中永遠地絕跡了。

近來常有孩子在屋中走棋，偶爾也參加一點意見，但總抹不掉往昔憎惡的心情。想起來，一個人是如此的善變，童年與中年，在劃着一道怎樣深的鴻溝？

二十六年冬暮于天津。

春

春爲幸福的人點綴着歡笑，遲遲地來在異地裏。

草原上沒有春，枝梢間沒有春，殘冬冰結了落葉夢，大地鋪着經年的憂鬱，沉沉地睡着。

長街沿上，有小兒女們炫耀着新的衣履。

野孩子們，三五成羣的在跳城，打瓦，或是放風箏的奔忙中。

天空有遊侶了！成行的雁隊，編作了每個人人字。

我開始感到關山的遙遠，整個世界上裝滿了寂寞。

67.

江南該也是二月了吧？不盡的青燕，會碧向人的視野裏。採茶女的頰邊，紅着朶朶的山茶花。如同珠子似的笑語，滯留在芳草地裏。

河畔上，鋪着軟的草坪。有垂竿的老叟，在枯瘦的手端中，調理着銀絲。香餌上，正釣

尋春的人，騎着銀鞍白色馬，踏一蹄香軟，馳騁在桃林路上。

每棵秧下插着希望，辛酸和着汗滴向土裏流。勞者在歌着，春風在唱着，燕子在舞着。

女人的鬢邊簪着野花，春徒每個人的心上甦生了。

然而，北國仍在暗雲中。

臨街樹上棲着老鴉，鵝鵝的說着不祥。

人們的眉間促着小山，讓冷酷的現實，給撕碎夢想。生活真不是玩的：一尺布，一升米

，油鹽醬醋裏，織着苦樂悲歡。

歲月如同登山，輾一步，難一步。

物資好像怨雲，隨着風勢向上升長。

閒情是讓生活給勒死了。

原上沒有踏青的人，天邊沒有春消息。燈花結愁的鄉村夜，每一家都在啼噓着飢寒。明天該有好春光吧？讓我們種一粒辛勞的種子。

四二年二月寫於絕世樓。

訪
問

黃昏的燈影裏，一個背着伶仃身世的朋友，流着淚告訴我這個故事。煩絮而又淒楚，我從他紅腫眼圈上，想到他的遭際。這悲楚的心的旋律，不容我再沉默了，因此寫了這訪問。文成時，朋友正在病院中。祝福他的健康，你生命的尋求者。

四二年三月五日記。

剝啄在門前，有一聲輕輕地呼喚。

如同四月裏的風，風裏飄過珊瑚的步履。

我起始將驚奇浮在臉上，然後將歡欣流在眼裏。

這是一個怎樣的奇蹟，你從天外歸來了。

我忘記問你這遙遠的旅程，是怎樣飛度的。我也忘記問你這許多年來，是怎樣活下來的。我更忘記了問你那顆心，如今交與了何人？

我只是在看着，看着；我只是在笑着，笑着；我只是在立着，立着。我只是呆呆地如同一具化石。

時間在沉默中流過去。

起始我看見你臉上浮動着猶疑。你的眸子中，有一個永遠的問號。我知道在你眼睛中的我，如今是老了。真的，我的確是老了。不是嗎？鬚鬚已經半尺多長，滿頭上飄蕭着白髮。

然而我還記得，記得你會爲我拔去第一根白髮。那時你還年青，是一個剛離開母親懷裏的孩子。有着無比的天真，和不盡的愛嬌。我知道你的好奇心，我知道你在發掘着我的身世，你在同情着我的遭際，並且在你小小的心田中，種上了第一根愛苗。

從此，你在風中看着我的影子，你在雨中透過我的影子。你在沒人知道的晚上，夢着我的影子。如同一個老祖父，我愛着你。然而你，也好像「被侮辱與損害的」中的淒脆，單純的心上，深深地印上了我這老舊的名字。我真怕，你有着憂鬱的眼睛啊！我更怕，你有着神經質的性格啊！

然而你，多麼單純的孩子啊！

我記得你的每一次哭：那是在沒有人的牆角裏，在午夜的樓檻上，在暗沉的雨天裏。有着像音樂一般的啾啾，你的每一聲啾泣，都在打擊着我的心。

我知道你爲甚麼哭，然而我不能安慰你。我怕這關閉了的深心，會被你的淚滴沖開了。然而我並不殘忍，我在醜陋的靈魂中，保留着一角的清白。在那沒人知道的角落中，寫上了你的名字。我的孩子！那時我輕輕地吟着一句詩：

「他生未卜此生休」——李義山句

然而我的聲音很低，低到只有我自己能夠聽見。但我的靈魂却在瑟縮着，它將你悲泣的音符，無遺留的裝在裏面。

從此，我的臉上不再有笑容了。

從此，我在躲避着你，如同躲避着一個債主。我怕會有一種不可知的東西，結在我們的中間。從此，我的人生完全蒙上了暗雲。我怕看見你悲苦的臉，然而我總願欲看見你的悲苦的臉。但當我們相見時，你的臉上總浮動着微笑，那麼會心的笑，我感到你有點發瘋了。

然而發瘋的不是你，却是我自己。

由於過分的良心的苛責，我感到應該馬上離開你，像離開一個剛開始做的夢一樣地離開你。

記得那是一個多雨的夜裏，我的昏花的眼上，有着比雨還多的淚痕。這是四十多年來不曾流過的眼淚，我不知它爲甚麼流出來，我也不知爲甚麼遏止不住它。我只是哭着，哭着，如同一個淚人。我手裏拿着你給我的小照，這已不是剛離開母親的孩子那時的照片了。在二寸的潔白紙上，印着一個連詩人也寫不出來的，美麗的影子。你是梳着長長的雙辮，平靜的臉上，鋪着靜謐的安閑。這高貴的的形相美的存在，使我的頭髮想念得白了，使我的眼睛越

73.

發的花了。我幾乎看不見這照片，但你分明是立在我面前，永恆地立在了我的面前。在睜眼
看着暗沉的夜時，我知道是無法解脫這聯繫了。

更記得一次的夜燈前，我虔誠的跪在了窗邊。向着那個從來也沒信過的上帝，我乞求它的
助力，我乞求能够有力量使我忘掉你，然而這禱祝是白費了，我再度的清楚地看見你立在
我的面前，如同你每次的來，珊瑚地，珊瑚地來到我的身邊。

天哪！這是一個怎樣悲劇的開始啊！

我真不知道如何描出我那時的驚喜，同時，我也不知道怎樣表現着我的恐懼。一種由愧
赧和激動交織起來的心理，是如此的苦惱着我，我的頭那麼低，我的手那麼顫，我整個的心
神，都交託給無助的迷惘裏。

我會記得，記得很清楚，你告訴了我一個夢，一個故事，一個到地老天荒也不完結的故
事。並且，你附在了我耳邊嚶嚶地說，說是你的心不會再交給別人了。

然後如一陣風，你盈盈地走了，七月的街頭，爲你展開一首明快的詩。

然後如一縷香，你裊裊地升起來，在蒸人的沸暑裏，你洒下無數個溫馨的種子。

然後如一個夢，你帶走了夢裏的溫情，留給我一天的寂寞。

從此，盼望上每一秒鐘，我在等候着，等候着你的消息。

日子馱着焦急流過去，流過去。

起始說是你病了，「病了」！這該是多麼傷痛的字啊！我開始詛咒那個不解人事的災難。

以後又說你爲父母出賣了！出賣了好兒女，並不是可悲的，可悲的是出賣了那個高貴的

典型，那個永在的溫存，那個童真的愛戀。

啊！人間還有可以寫出我心的感痛的文字嗎？

啊！人間還有可以說出我心的憂傷的語言嗎？

啊！人間還有比撕碎了一個夢幻再殘忍的故事嗎？

啊！我的心碎了！碎了！如同一地血泥，如同一堆飛灰，啊！幸福是不會再爲我所有

75. 了！在萬千的詛咒中，你帶走了一個多色的天幕，你帶走了我生活中所有的力量；剝奪該是

一個多麼大的災難啊！

從此，人們乃將我送入了瘋人院。

這是一個多麼悠長時日的連續！

我是仍舊活下來。是的，我活着，我活着。活在無恥裏，活在卑鄙中，活在自私裏，活在詛咒中，活在飢餓前，活在流浪裏，活在等候中。

如同一具僵屍，我飄過每個城市的夜。如同一個幽靈，我經過每一個市街。人們將唾沫吐在我的臉上，人們將棍子撻在我的身上，人們將瘋子加在我頭上，人們將剩飯倒在我的面前，人們將可憐投給我的影子。然而我仍就活下來，從每條街到每個條街，從每個城到每個城。一群天真的孩子，開始從我身上找到趣味。他們整天的追隨着我，他們不斷的貼近我，然而當我看他們時，却一個個的跑了。

接着的是一陣叫喊：

「瘋子！瘋子！」

我的心有點痛，我不明白，爲甚麼會在那純潔的靈魂上，印了一個瘋子？

然而，我是真的瘋了。在統一的心念中，永遠地喊着你的名字。這個高貴的名字，如同神聖的日星，時時的照耀着我的前途，照耀着我的青春，照耀着我的夢幻。我不知道自己是老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瘋了。我只是在活着，在活着。活在單純的信念中，活在永遠的等候中，活在生命的尋找裏。

我像陣風，飄過每一個季候。像幕悲劇，馱着每一個好心人的憐憫。像隻獵狗，到處在聞嗅着，探訪着，探訪着我的小鹿。

今宵，這是一個怎樣的奇蹟啊！我的好孩子！你又從久別的記憶中，走向我的夢寐裏。然而，這更深靈魂的訪問，乃是一個怎樣殘忍的面對啊！

你是悄悄地來了，又悄悄地走了。

第三輯
**思
維
擷**

燈飄紅夜，心懷陳夢。枕邊家山，煙中身世。人如作繭之蠶，心同古井之水。雖凝血爲絲，鑿情成文；然夙夜難消，舊情不再。病榻溯故，此「思維」之所以擯也。

舊 夢

往昔像寫在水上的夢，無聲地流過去了。

有多少可記述的同在，充實着回憶的日子。

我會想起一雙眼睛，好像童話似的，結着夢幻的絲。

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妳將影子投入了我生命之鏡箱裡。

盈盈地默視，讓語言成了贅累。有一線了解的絲，在情緒的波動中，拴上了我們的心。

是七月的夜，黃昏在街沿上鋪着夢。

如同神話裡的王子，我看見了我的皇后。

有着一雙懂事的眸子，妳將情感燒在視野裡。我知道自己是一團火，已經在妳心田中燎

81. 原着。

然而生命是甜潤的了。

空氣中浮動，感受像小兔的耳朵；我的熱情在手臂上屈伸着

，夜乃向天明探出首。

於是，激情投上了脚步，我遂做了靈魂的探險者。

日子夾着歡愉之流滾過去。

如今，歲月的鞭子，已將頭髮撻成了銀絲。而妳也早在災難中，向人生舉出了告別的手。

從此，宇宙讓不幸蒙過去。

從此，我乃有着過多的眼淚，不盡的愴楚。

從此，我乃有着一點惆悵，一點憂鬱，一點喟息。

從此，我乃看見衰老向墳墓伸出手，天已經變成了鉛灰色，沉重地向心頭壓下來。

於是，往昔像寫在水上的莎，涓涓地流過來。

三十一年春寫于唐山。

故事以外

老祖母的口角噙着笑，夢幻遂從我的眼前展開來。

一條小河向不平裡掃蕩過去，我正騎上了小花貓，馳騁在漫無人煙的荒原上。

風帶着恐怖吼嘶着，平林裡閃出許多隻眼睛，皎皎地向我吐出紅舌。好些隻荊棘的手，向衣角上扯，我的小花貓跑了。有血在我臉上流，像決了堤的河口。

我在喊，聽着原野的回聲，長林的呼嘯。

有一個洞向我吐出誘惑，我鑽進去，遂看見了人生，看見了黑暗。

許多人在往來着，每一個都齜着牙，露出笑臉，但却偷偷地彼此相打着。表面上說些甜蜜得肉麻的話，背地裡做着讓人理想不出來的壞事。

人們在擠軋着，如同發了瘋；踐踏着，如同一群獸。

於是，我嚇得跑出來。我的小花貓又來馱着我，匆匆地跑向一片花叢裏。我看見小三，

福子，二丫頭，鎖柱兒都在那裏。

他們跑着，跳着，唱着。

我也跑着，跳着，唱着。

我們的臉上沒有世故，心裏沒有渣滓，這是一個無憂的國度，而我們做了安樂的王子。不知幾時天黑下來，半空中突然有一隻大手，將我抓得緊緊地。睜開眼來，我看見祖母乾癟的嘴唇，正印在我的額上。

三十一年春寫于唐山。

山園

村子橫在松花江的東岸上。

負着半開化的文明，大地是經年的睡在憂鬱中。

這裏的土是黑的，山是綠的，平原永遠像一張未經世故的臉；有着無比的坦直，和說不出來的魄力。

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會嗅到原始的純樸味。

青蔥的大豆，牧女的羊群，晝夜長嘶的松花江，永恆的藍色的天空，靜靜地鋪着我童年的歲月。

85. 如果說時間能流走人的青春，但記憶却是流不去的。（蘊淚的記憶，永遠是新鮮的。）
她像一支四月裏的丁香，憂怨地鏤在我生長的地方。

我的山園，是歇着一個詩樣的夢。

寄

陳年的影子，投向了遠方。

許多幻彩的字，夾着感歎與潸泣。篤誠的心之暗影，付託與無可憑藉的歲月，夜迢迢地，「一樣相思兩地愁。」留作生活中資料的，是江南塞北的夜，牽腸掛肚的愁。說與誰呢？只有東風知道。

燕子該幾時來？

將注念寄給青萍吧！

惜分飛

剪輕年月的愁苦，又向曠漠的暗雲裡，展開了差池的羽。

似曾相識的倦旅，可還記得烏衣的舊侶？在無情的歲月中，舊夢是不堪尋覓了。

鵲橋路上的回航，三月晴空的剪尾；只有一串淚珠似的記憶，綰起那不能實現的地老天

如今，生活是向你舉出分歧的手了！

想到暮春的江南，你穿過多少草長鶯飛的原野？聯翩的紫羽，寫照了怎樣神仙的世界！

然而，有誰知道這顆曾經接近的心，而今有了這麼遙遠的距離！當你行經陰霾的暗雲時

，是否想到過身世之積鬱？

該唱一隻呢喃的歌，該流一些飄零的淚！

惜分飛啊，明日的關山！

「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失去的星

是有許多時候了！痛苦不會滑進我的記憶中。

在唐山，日子如同一片死海，每天都迴旋着生活的濁流。沉澱的渣滓，會閉塞了情緒的感受；濃臭的煤烟，縮印了人生的全部。

於是，我告別了白天。

僅有的餘歡，是數那離落的星，接受那冷漠的凝視。因此，乃懷念起那些和諧的夜，那些仲夏夜之夢。

彷彿是一個開花的希望，擱在無根的青萍上。我看見了失去的星，帶着晶瑩的芒角，散落在地老天荒的誓願中。但是，這顆星墮落了！如同一陣風，一個夢，一聲沉重的喪鐘。

在沒人理會時出現了，在沒人理會時落下去。

是有許多時候了！痛苦凝在我的記憶中。

窗 前

起落在窗前，是熟悉的步履。

輕靈的影子，投上了褪色的紗窗。淡綠的馬甲，標着青春的高價。從蕊丹的趾甲上，旋着爵士樂風。盈盈地，盈盈地溜過我的窗前。

聽着一聲珍重的叮囑，迴入呢喃的燕語裡。

紫藤蘿，爬山虎，在窗前縮着七月的夢……

十一月二十

水沒有那麼淡，紗沒有那麼薄。辛酸的淚，永遠洗不去世態的炎涼。
北國的天高於人，北國的風冷透身。

「十一月二十日」

在世路崎嶇中，我看見了一面平原；在魔鬼掙扎中，我相逢了兩張笑臉；在人間的
冷酷中，我握緊了一雙熱的手：我看見照隅的先生，我看見了慈愛的母親。

萍

浮泛在淺深的水裡，爲生命寫照了永遠的飄忽。

夢幻的萍，有着終古常青的麗容。在每個每個春江秋波上，刻印青長圓面孔。隨着風候的轉移，將飄零的淚滴，流瀉在旅人愁苦的臉上。

便有沉重的愛念，也繫不住往年的飄泊。生活原是個無休止的行旅，而你有着不能縮結的青春啊！

曾經爲逝水寫過地老天荒的愛念，但在東流的嗚咽裡，落花正哭訴着你的無情，遊魚在詛咒着你的薄倖；縱有過傾心的應許，可能使時間爲你生命之証人？

告訴過春山，高視着你朝朝暮暮的來去。

叮囑過秋雨，洗潔你不交給別人的愛心。

然而這期待的日子多麼難挨啊！從秋初盼到嚴冬，從嚴冬盼到春暮，好容易看到你水上

的初歸，却繫起了萬千的愁怨。

告訴你：生命的寄託者啊！不要給年月印上謊。爲了永久的擷取，我徒波心摘上了你。

然而你啊！爲什麼凝淚在眼角？可是有一些人世的感喟。難道半年世路的奔波，還不需要一些溫情的愛戀嗎？

守候着每年的七月十一，讓我們縮緊了永遠的愛。

四二年五月于唐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日出版
南風叢書第一集

尋夢

者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作者

黃肅秋

謝溥謙

發行

藝術與生活社

北京西直門內後
廣平匯十四號

代表人

袁笑星

印刷

大華印刷局

南風叢書第二集

十九年集 謝溥謙作

內收作者近作散文三十餘篇，且均未發表，故尤足珍貴，該書用洋宣紙精印，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八月底前預約者一元三角。

告

預



1.20